



在墨西哥城国民官观看壁画大师里维拉的作品,恍如置身于南美的伊瓜苏大瀑布前,那斑斓的色彩,汹涌澎湃的气势,立刻让你觉得你与大手笔相逢了。这数十米长的巨幅壁画,向我们展现的是20世纪40年代以前墨西哥民族历史的风云画卷,我们从中能

那一瞬间,两个里维拉站在了我面前,一个是拔剑怒吼的斗士,一个是柔情似水的诗人。里维拉不仅仅因为他的壁画在墨西哥家喻户晓,还因为他的第三任妻子,也就是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和热爱的著名画家——弗里达·卡洛。

废墟上的雄鹰和蝴蝶

迟子建

2002年,随着萨尔玛·海耶克主演的电影《弗里达》的上映,这位一生经历传奇、有着惊人美貌和才华的女画家,顿时风靡世界,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

弗里达·卡洛出生于墨西哥,她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则是混合着西班牙与印第安血统的墨西哥人。卡洛6岁时患小儿麻痹,18岁遭遇车祸,一根钢柱刺穿了她的骨盆,全身10多处骨折。这次事故造成的恶果,使她一生经历了大大小小30多次手术。然而病床和轮椅并没有囚禁她,卡洛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她在自己出生的“蓝屋”中作画,并与少年时代的偶像里维拉结合。里维拉比她大20岁,又高又胖,而卡洛娇小玲珑,他们的结合,被人形容为“大象和鸽子的结合”。就是这只轻灵的鸽子,衔着画笔,把她自己,以及她所经历的血淋淋的一切,坦然而醒目地呈现给世人。

电影《弗里达》和关于卡洛的一些传记,大多把里维拉描绘成一个生性风流的家伙,而把卡洛描写成一个受害者。其实,他们都是不安分于在一己河床流淌的河流,追究谁先于谁而不思,并没多大意义。重要的是,里维拉一生不停地拈花惹草,但他最爱的是卡洛;而爱过男人又爱过女人的双性恋者卡洛,最终能留在她内心深处的人,无疑是里维拉。尽管卡洛声称她一生遭遇过两次事故,

一次是车祸,一次是里维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次事故成就了她的艺术。他们是彼此的地狱,更是彼此的天堂。

走进蓝屋,与在国民官看里维拉的壁画,心情是不一样的。蓝屋是卡洛的出生地,也是她的死亡地。卡洛的作品大多诞生在这里。蓝屋外的墙壁是一色的海蓝色,花园里生机勃勃。这巨古常青的海蓝色和这绿树红花的花园,对比起卡洛的一生,总让人有些压抑和忧伤。里维拉和卡洛都信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员,在卡洛的陈列室,我看到了她画的一幅毛泽东主席的肖像。卡洛还曾在墨西哥避难的托洛茨基相恋过,她的《布幔之间》,描绘了那一段情。

展厅里有很多幅卡洛不同时期的照片,她那几乎连成一体漆黑浓重的一字眉、深沉明净的大眼睛、似笑非笑的唇角、微翘的下巴,看上去是那么的坚毅、高贵而冷艳。卡洛因为不堪病痛的折磨,依赖上了烈酒、香烟和麻醉品,它们像火焰一样为她照亮了画布时,也让她的身体经受了一次又一次静静的焚烧,将她无声地推到了悬崖边。蓝屋展示的卡洛的画作中,有《受伤的小鹿》、

《一些小刺痛》、几幅自画像以及一些静物画。同行者中,有人在寻找那幅几乎成为她的代表作的《断裂的脊柱》,可我不想再看到刺中卡洛的钢柱,不想看她的眼泪和遍布于身的钢钉,因为已看到的画作中,她那裸露着的滴血的心脏,身上横插着的箭矢,以及那哀怨而不屈的眼神,已深深刺痛了我。我匆匆走出了蓝屋,在户外的花园里,大口大口地吸气。

1953年,抱病参加了个人画展后的卡洛,因右腿感染了坏疽而遭截肢。卡洛大概不想再站起来了,1954年,她画了《生命万岁》。画面上的几个西瓜,有的完整,有的被剖开,她大概明白自己的生命已经“瓜熟蒂落”,是向世人告别的时刻了。她剖开的西瓜,是那么的成熟,汁液旺盛,鲜浓欲滴。那些满月、半月和锯齿形的刀痕,触目惊心。与其说这是一幅静物画,不如说这是卡洛的一幅自画像。她的一生,正是这样,刀痕为她照亮了画布时,也让她的身体经受了一次又一次静静的焚烧,将她无声地推到了悬崖边。蓝屋展示的卡洛的画作中,有《受伤的小鹿》、

她在最后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我希望永不再来。”

卡洛是不会再来的。她和她的作品,带着鲜明的个性色彩,无法模仿和复制,已成传奇和经典。卢浮宫收藏的首位拉美画家的作品,就是卡洛的自画像《框架》,可见她在世界美术史中的地位。卡洛的作品尖锐、深刻、如梦似幻,法国超现实主义领袖布鲁东称卡洛的作品充满了超现实的意味,可卡洛说:“我不是什么超现实派,我画的只是自己,我所经历的一切。”这句掷地有声的回答,可以看出卡洛确实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天才。这也说明,任何的流派,对于天才的双足来说,都是可笑的小鞋。

里维拉和卡洛,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他们画风不同,但他们在求新中都注重传统。里维拉深受古玛雅文化的影响,有着惊人的创造力,一生画了大约3万平方米的壁画。卡洛热爱墨西哥浓烈的色彩和民间艺术,她的自画像,大都是穿着墨西哥民族服饰的形象。里维拉和卡洛,在我眼里,就是废墟上的精灵。里维拉为了复兴墨西哥文化,像雄鹰一样在旧文化的废墟上翱翔,以强健的翅膀,搏击出一片幽深广阔的艺术蓝天;而卡洛置身的“废墟”,是她自己伤残的身体。在这绚丽而苍凉的废墟上,她化为一只蝴蝶,在蓝屋里曼妙起舞,浅吟低唱。在那一世,我相信他们还会手牵手,就像卡洛在画中曾描绘的一样。



捉迷藏(国画)

赵心琴作

出,至战国时期,沙丘苑仍保留着一个宫殿群。目前,大平台、前平台、后平台村一带仍有砖瓦残片遗存。赵武灵王时期的沙丘苑距殷纣王在沙丘苑建离宫别馆已有700多年。又过了85个年头,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也客逝在沙丘官里。可以想见,沙丘苑这座显示殷纣王最高统治者社会地位的皇家园林当年的宏伟规模和保存延续时间之久。

“神七”飞天之际,我不得不得想起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部前苏联拍摄的影片《驯火记》。这部影片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还在军工企业工作的我,是把这“社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产品,当成“参考片”而去看的,虽说看“参考片”的符号,已不能和“文革”时看的那样同日而语了;记得当时还看了苏联研制原子弹的影片《目标的选择》和美国片《中途岛大海战》、《巴顿将军》等,但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驯火记》这部影片。和我同去观看这部影片的同事说:把影片看完后,觉得苏联真是强大。此言毫不夸张。因那时的苏联军力是在鼎盛时期,而影片所截取的这一题材也恰是这个强国引以为豪的壮举。他们有底气为这一人类历史的转折点而自豪,这也就如同影片中领导军工企业的负责人所说的“第一颗卫星是我们的,第一个宇航员也是我们的……”

影片的主人公火箭总设计师巴什基尔采夫,显然是苏联宇航之父科罗廖夫的原型,但影片并未局限在这个真人真事身上,而是浓缩人生存期间是那么惬意那么自在,若不然先辈们哪个人离开过圆的佑护方的慷慨

箭炮导轨的完善,有导弹击落U2飞机的瞬间,有原子弹爆炸的插曲和为此进行的争论。更让人震撼的是,影片宏大的场面、火箭发射时的气势,都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一个偶然的时间,我在一本购得的介绍当代苏联文学史的小册子上获悉,原来这部影片是前苏联70年代重点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

我是个从业40多年的老报人,曾经很为自己的职业自豪过,为民请命,为国立言;新闻记者素称“无冕之王”,什么人也都敢见,什么场合也敢闯。在所有文字工作中,我最崇尚新闻记者。他们是社会生活的保健医师,现实生活需要记者胜过需要作家、诗人。

如今我已经离休多年,我的一儿一女接班了,先后都端上新闻这个“饭碗”;女儿在一家全国性的报社上班,儿子在一家地方商报供职,大小都负一点责任。他们都比较敬业,热爱新闻事业不亚于老一輩。

改革开放30年了。回首往昔,再看今朝,两代新闻工作者,既有传承,又有发展。这30年间,新闻事业伴随社会的前进步伐,出现了诸多新生事物。我很羡慕小辈们。新闻毕竟是第二性的东西,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如今的生活丰富多彩,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令世人刮目相看。小辈们的报道视野,比老一代报人更广阔了,更有自由度,也更有作为。有些报道,与当年比较,简直是天壤之别。这里就我熟悉的事物,简单扼要地罗列几点。

我们那时报道“以阶级斗争为纲,举旗抓纲,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们则报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再也不敢搞政治运动了”。

我们报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头等大事,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他们报道“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们报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狠抓‘斗批改’,狠斗‘封资修’”;中国有8亿人口,不斗行吗?他们报道“以人为本,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国和天下宁,家和万事兴”。

我们报道“一事当前,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投资花钱,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他们报道“群众利益无小事,反对用‘集体利益’画饼充饥,以‘美好远景’望梅止渴,要关心和解决群众最迫切、最直接、最实际的困难”。

我们报道“与天斗,与地斗,改天换地”;他们报道“人类利用大自然,更要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我们报道“公社、大队干部‘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一年四季,催耕催种’”;他们报道“乡镇领导接受监督,转变作风,民主决策,关注民生”。

我们那时报道“老贫农跳进洪水抢救集体羊只英勇献身”;他们报道“为救治身患绝症的孩子,惊动了高层和百姓,人命关天”。我们报道“某公社大年初一积肥、初二选种、初三送粪,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他们报道

“乡政府包机,让50位七旬老人飞越南海到三亚过年”。

我们报道“广大农民踊跃交售公购粮,积极缴纳农业特产税”;他们报道“种田掀开新篇章,农业纳税成历史”。

我们报道“山里娃建设山乡不动摇,一辈子修理地球学大寨”;他们报道“治穷先治愚,放牛娃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我们那时报道“先治坡,后治窝,身在茅草棚,胸怀全世界”;他们报道“新农村,奔小康,搬进小洋楼,用上自来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我们报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他们报道“上班穿工装,下班穿西装,星期礼拜休闲装,逢年过节穿唐装”。

我们报道“春节供应丰盛,凡城市户口每人增供:三两食油半斤肉,四两花生一斤豆;半斤鱼,三两糖,一户一瓶二锅头,市场繁荣,购销两旺”;他们报道“要预防‘节日综合症’,防‘四过’:营养过剩,饮酒过量,睡眠过少,旅游过度”。

我们报道“农忙吃干,农闲吃稀,不忙不闲,干稀搭配”;他们报道“某些公共食堂浪费粮食现象严重,餐馆里整鱼整虾进了垃圾箱,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如果照这样写下去,定会造读者的阅读疲劳。我只好就此打住。

《红楼梦》说:“大有大的难处。”套用此语,“富也会带来富的问题”。

我们那时报道人们过穷日子,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过分强调“艰苦奋斗”,这个口号甚至成了某些干部不关心民生的“挡箭牌”,乃至报道“吃忆苦饭”、越穷越革命的“依靠对象”,干部下乡,要选最穷的人家做吃住户。可是现在艰苦奋斗精神又太淡薄了,摆阔气、讲排场,比比皆是。浪费能源、浪费粮食,随处可见。我们是个有13亿人口的“穷大国家”,按人均收入计算,仍然是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尤其还有一定数量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与低保户。若干年以内,我们仍然不可能成为“地球村”的财主。即使是将来我们真的“大富大贵”了,也不能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家宝。不论报刊与广播、电视,应理应对此大声疾呼;近年,虽有媒体也偶尔对此发出一些声音,但是非常微弱,也不够理直气壮。

弹指一挥间,30年的变化很大。一个老报人,在诸多反思之余,真的非常羡慕孩子们。新一代报人比老一代报人更贴近客观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民心。他们的未来,肯定会随着祖国的发展有更多更大的变革与进步。



“沙丘苑台”考

李云豪

沙丘苑台为商代最后一位帝王纣王在今河北省广宗县境内所修造,现已成为园林的最初形式,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家园林,遗址尚存。追溯它建园的历史背景,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园林史,认识今天保持生态平衡,建造城市公共园林具有现实意义。

沙丘苑台属皇家园林。“园林”一词,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才出现的,现已成为园林的常用名称。而皇家园林在古籍里称为苑或圃,苑和圃通用,常合提并称为苑圃,如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言:“桀纣皆圣王之,骄溢妄行,侈宫室,广苑圃。”“沙丘苑台”是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园林形式。中国人历来用“山水”作为自然风景的代称。当时有古漳水在这里流过,造就了这片沃土,水草丰美,林木茂盛。纣王还在沙丘苑圃内栽种了树木,放养了供狩猎的禽兽,建造了官馆。后世的园林专家总结中国古典园林的构成要素即为山(台)、水、物(植物、动物、建筑物)。沙丘苑台构成了“游猎、观赏、祭祀、德、戏”等功能,被奴隶主阶级当做人间“天堂”、理想的“乐园”。于是(纣王)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

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殷本纪》),成语“酒池肉林”就渊源于此。

沙丘苑台为纣王所建,而纣王在位时间,2000年完成的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断为公元前1075年至公元前1046年,即是说纣王在这29年间建造了沙丘苑台,距今已有3000多年了。具体地点在今广宗县城北郊大平台、前平台、后平台村一带。上述3个平台村均由“沙丘平台”而得名,遗址有数千亩;沙丘苑中的宫殿建筑也应是很多的。正如《竹书纪年》记述:“纣时稍大其邑,南据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沙丘苑官馆之多,可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被困死沙丘官的沙丘谋变窥见一斑。公元前295年,公子赵章不满其弟赵何为王,趁游览沙丘谋变事,见赵武灵王、惠文王赵何及自己已被安排分别各居一官,赵章便利用官与官之间有几里之遥的距离,“诈以主父令召王”(《史记·赵世家》),“召”惠文王赵何从他的官到自己的官,以行谋害。赵章的阴谋败露后,在国军的追杀之下,又逃到其父赵武灵王的官里。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

二宜楼在列强称霸的年代把民居和防御相结合让寇贼和贼人的侵扰止于门外坚固厚实的石墙蛇行般的传声和排水水道把精于摆兵布阵的将军看得都久久不愿离开

裕昌楼像一艘泊锚靠岸的船在沼泽之上几百年一片摆开的松排解开了有铁无地的难题筑起了光耀门楣的平台

田螺坑土楼凝结着天圆地方的理念木匠师傅的技艺让看过的人连声说怪一根根倾斜欲坠的柱子将不倒不倒谜难猜连比萨斜塔都嘟囔着它有何关隘



齐云楼 怀拥朝云暮霭 曾亲吻过明朝的雾 挥别了晚清的雨 四季里火烧云 变幻着穿戴 炎阳下鸟鸣 唤来遮阳的华盖

和贵楼 木匠师傅的技艺 让看过的人连声说怪 一根根倾斜欲坠的柱子 将不倒不倒谜难猜 连比萨斜塔都嘟囔着 它有何关隘

福建土楼吟

迟哲锋

和贵楼 木匠师傅的技艺 让看过的人连声说怪 一根根倾斜欲坠的柱子 将不倒不倒谜难猜 连比萨斜塔都嘟囔着 它有何关隘

从“神七”联想到《驯火记》

王童

“主旋律”。影片的编导赫拉布洛维茨基曾荣获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功勋艺术家。摄制于1972年的《驯火记》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同期创作的影片还有《莫斯科保卫战》和《解放》这类的战争巨片。可见,当时的苏联影片创作机构是倾力重点扶持这些“主旋律”影片的。

《驯火记》是从主人公巴什基尔采夫因心脏病发作,倒在草丛中弥留之际,隐隐约约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开始的,插进了主人公从幼时打猎纳粹德国开始,进而发展的过程,诚如影片开篇所宣称的:这不是历史,但里面所渗透的思想、感情都是真实的。这里面有卡秋莎火

天才的巴什基尔采夫师承俄罗斯宇航先驱者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思想和为此进行的争论。更让人震撼的是,影片宏大的场面、火箭发射时的气势,都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从始至终贯穿了科学的思维,为了大动力的推进火箭系统研制成功,不惜把成千上万人原有的工作流程彻底推翻,干了一半已近成型的半成品彻底下马。巴什基尔采夫同主管机构的炮兵元帅的分歧集中体现出来:炮兵元帅从军人的角度,急迫需要导弹,他认为巴什基尔采夫火箭梦想是个无底洞。而巴什基尔采夫的目标很明确,火箭是第一位的,因导弹不过是火箭的一个附加产品。事实上,在火箭把卫星送入太空的同时,导弹也在“五一”节群众游行的那天发射上天把U2飞机给击落了。影片把这两个事件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其科学思维就和

政治事件巧妙地昭示于众了。

看完《驯火记》不久,中国首次向太平洋发射了远程运载火箭。随之,上影厂据此拍了部《飞向太平洋》的故事片,原本我想,在拍片前,那些编导肯定要参考一下这部影片——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可结果却是非常令人失望,这部片子除了一些事件的罗列加之几多编导刻意行编造的细节外,几乎没有有什么亮点。试想,在此领域里有着钱学森那么传奇的经历,有着那么多感人肺腑的科研人生故事,怎么就弄出了那么个东西呢?

今天,美苏当年的太空竞争已发展成了和平利用,太空舱的相互对接,双方宇航员的互通有无,已成了和平利用太空的一景。而且,随着中国宇航技术和宇航员的加入,另一扇宇宙之门已为我们打开。无疑,“神七”将成为这一系飞行的中转站,为中国的太空梦想加上一个新的助推器。

